

卷三十七

書名 大學衍義
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三十七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版權所有：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臣按舉而錯之謂舉禮樂之道而施之於政事也
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
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舞之行位相連綴北位此位外與
刑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
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
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臣按此言禮樂之道不在於儀文度數聲容節
奏之末而在乎吾身言行之間

以上總論禮樂之道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三十六

大學衍義補卷第三十七

明禮樂

總論禮樂之道下

孝經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
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
衆此之謂要道也

臣按人君為治之道非止一端而其最要者莫
善於禮與樂禮之安上治民人皆知之若夫樂
之移風易俗人多疑焉何也蓋禮之為用民生

日用彝倫不能一日無者無禮則亂矣樂以聲音為用必依永以成之假器以宣之資禮以用之有非田里閭巷間所得常聞也而欲以之移風易俗不亦難哉夫樂有本有文出於人心而形於人聲然後諧協於器以為樂聖人之論論其本耳禮之本在敬樂之本在和敬立則為禮所以安上治民者在是矣和同則為樂所以移風易俗者在是矣故孝經此章首以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為言而繼之以此然不先禮而先樂而於禮之下即繫之曰禮者敬而已矣不言樂之和而和之意自溢於言外下文所謂敬其父敬其兄敬其君者禮之敬也子之悅弟之悅臣之悅者樂之和也敬一人而千萬人悅豈非安上治民而移風易俗之効哉由是觀之禮樂二者交相為用可相有而不可相無是誠治天下之要道也彼區區求其治効於聲音器數之末豈知要者哉

論語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程頤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

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范祖禹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者矣

朱熹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又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

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又曰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臣按有子此言專言禮之用而程氏始用樂記二語以見禮之不可無和和便是樂之意朱子謂嚴而泰是禮中有樂和而節是樂中有禮雖不明言樂字而樂之意自見於言外臣故列之於禮樂篇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而樂何

程頤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游酢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李郁曰。禮樂待人而後行。

臣按先儒謂此章重在仁字上。仁者心之全德也。人能全心德自然敬而和。以敬行禮則禮皆得其宜。以和用樂則樂皆合其度。是禮樂皆為我用。苟心不仁則無敬與和。無敬與和其將奈禮樂何哉。是故用禮樂者必以和敬為本。而和敬又以仁為本。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程頤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朱熹曰。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或問朱熹曰。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

黨之禮樂曰也不止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
禮一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
變轉道理

臣按此章孔子因時人文質之偏而欲救其弊
蓋欲損文之過於質者以就文質之中也大抵
世道有升降而禮樂之在世者有質有文世至
叔季其文必勝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必有王者
興焉於是損文以就質使之復得其中馴至中
兼則又漸漸日趨於文所貴乎在位者隨時消
息而張弛之使文與質恒相稱而彬彬然以

其先進之舊則為大中之世矣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
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
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
前言戲之耳

朱熹曰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
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
必教以禮樂蓋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其
為道一也又曰禮樂之用通乎上下一身有一身
之禮樂一家有一家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

以至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亦隨其大小而致其用焉。不必其功大名顯而後施之也。

臣按此章見禮樂為為治之本。然本文只說絃歌絃歌樂耳。而未嘗言禮而註乃謂武城雖小亦必用禮樂。及治有大小而治之必用禮樂之說。蓋禮樂二者為治之本。相須而成。既有絃歌之聲。必有儀文之禮。不徒然也。吁。一邑之小尚必用夫禮樂。以為治。則夫天下之大。而可無禮

樂。或後世急於刑罰事功。夫古人為治之意。安乎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義樂云樂云。鍾鼓云乎。於

程頤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倚。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朱熹曰。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鍾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
臣按周末文滅其質。禮廢樂壞之時。人但知以玉帛鍾鼓為禮樂。而忘其本。故聖人少是為言。

云云者謂人所常言也乎哉者疑而反之之辭也。人之言禮樂者莫不云云而不知禮樂之所由云云者不在於玉帛鍾鼓之末而在於和敬也。

中庸子思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玄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朱熹曰。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

臣按為治之

其最大者在禮樂。故必有德有

位之聖人。然後足以當制作之任。雖然此言創始者耳。若夫

承天踐祚之君。膺天命之重。居五位之尊。必須因前人之故典。而開一代之新規。選用賢能。發揮盛制。不可如漢文之謙讓未遑。而安陋就簡。以貽後時之悔。

漢書禮樂志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

臣按所謂六經者。易書詩春秋禮樂也。今世樂

經不全。惟見於戴記中之樂記。說者因班固此言。謂易以道禮樂之原。書以道禮樂之實。詩以

道禮樂之志。春秋以道禮樂之分。是則六經為治道之本原。而禮樂又為六經之要道。人君為治。誠能以禮樂為本。凡夫政治之施。一惟唐虞三代是法。而不雜於秦漢以來功利之私。則古治不難復矣。

歐陽脩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

朱熹曰。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

臣按脩之言曰。古者宮室車輿以為居。衣裳器用以為服。尊爵俎豆以為器。金石絲竹以為樂。

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為朝覲。聘問。懼欣。交接。以為射鄉。食饗。合眾興事。以為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為孝慈。友弟。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君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以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因秦。其間雖有欲治之

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率其時俗稍即少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文後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為急曰此為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為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紀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佺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縉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况欲識禮樂之

盛曉然論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脩為此言可謂盡古今禮樂之事後世君臣有志於復三代之治者其尚視此言以為準則痛革後世苟簡之政而必以禮樂為本凡其所以施於政治之簡者或寓三代禮樂之意於中庶幾今世復見古昔之盛治豈非萬世之幸哉

周敦頤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第第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朱熹曰禮陰也樂陽也此太極圖定之以中正仁

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為和樂鮮不流於慢者。陳淳曰禮樂不是判然兩物不相干涉禮只是箇序樂只是箇和。纔有序便頌而和失序便乖戾而不和。如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所以相戕相賊相怨相仇如彼其不和者都緣先無箇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禮無親義序別便如此。

臣按敦頌此言推原禮樂之本然必其本立而後備其儀文度數聲容節奏之制不然其如禮樂何哉

胡寅曰仁者所行皆理故可以為禮所安皆樂故可以為樂此禮樂之本也。

臣按寅之此言亦循本之論後世人主心有不存而徒欲慕古人以為文飾之具所行不必皆合理而其所安者乃在於彼而不在於此凡其所以紛然雜就之者皆非其中心之所樂而姑為是使天下後世之人知吾亦有尚禮好樂之名耳政昔人所謂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者也吁內多欲者固不能有仁義既無仁義又安能具禮樂哉

以上總論禮樂之道。臣按宋儒朱熹上疏於其君謂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等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自王安石棄罷儀禮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不過習為虛文以供應舉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



天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其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但私家無書檢閱無人鈔寫迄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臣觀朱氏此疏所謂以儀禮為經而以禮記及諸書為傳者雖不見用於時而其徒黃幹楊復蓋已私輯之以為儀禮經傳通解所謂士友間

有得鍾律遺意者則指蔡元定律呂新書也今儀禮經傳通解南雖有刻本已行於世而律呂新書求樂中已載之性理大全書中則朱氏之言雖不見行於當時而實得表章於

聖世臣竊聞

開國之初

太祖皇帝不遑他務首以禮樂為急開禮樂二局徵天下耆儒宿學分局以講究禮樂樂律將以成一代之制然當草創之初

學之後稽古禮文之事諸儒容或有未足以當

上意者當時雖輯成

大明集禮一書然亦無所折衷樂則未見有全書焉古云禮樂百年而後興今承

六聖太平之治百有餘年茲矣所謂

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制禮作樂者茲其時歟以上總論禮樂之道